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情感 ——兼论情感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

董美珍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文章全面分析了情感的内涵, 揭示了情感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 对不带情感观察者的神话进行了破解, 对女性主义的情感理论进行了诠释, 为进一步理解情感与知识不可分提供了必要性的洞见。

关键词: 情感; 理性;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6 - 0016 - 03

科学知识从诞生之日起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与情感是无关的, 并将其看作是认识上不可信赖的。女性主义认为, 这种观点歪曲了真正“自我”的本质, 造成了认识论上的一种偏见。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位置、具有特定的性别身份, 所以认识不可避免地受性别影响, 而以往的认识论将女性排除在探索范围之外, 忽视了女性特殊的认知方式。因此, 有必要重新评价情感在认识中的作用。

一 认知中的情感

由于情感是变化不定、复杂且不一致的, 涉及许多不同领域和现象, 所以很难对其作一确切的描述。另一方面, 情感作为现实人身上不可残缺的一个方面, 触及科学、哲学最深刻的秘密, 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1. 情感作为目的

早在古希腊, 柏拉图就认识到知识需要爱, 但是柏拉图把情感描述为一种非理性的冲动, 必须用理智来驾驭, 不是完全压抑, 而是用理性来引导。可见, 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 情感与理性并非是绝对分离的, 相反, 情感被认为是需要恰当引导的、不可缺少的动力源泉。

斯宾诺莎把具有模糊或清晰观念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肉体状态称作情感。主要有三类情感: 满意或高兴、不满意或悲伤、欲望。由于它们都指向、意欲某些具体事物而产生的, 就决定了情感的个别性和变幻不定性。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说: “任何事物均可偶然地成为欲望、痛苦和快乐的原因。”^[1] 爱因斯坦对情感的说明更为彻底, 他说: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力。”^[2]

实证主义试图把情感与感觉、情感与理性分开, 把情感解释为身体的感觉或随之而来的无意识的身体运动, 如, 疼痛或疑虑, 脸红或发抖。进而试图用物理学词汇来描述一切情感, 例如人们不说愤怒, 而是说一种神经在燃烧; 不说痛楚, 而说另一种神经在燃烧等等。显然, 实证主义对情感的理解是非常站不住脚的, 首先情感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解释为不同的感觉; 其次把情感等同于感觉使人无法想象人有可能对自己的情感处于无意识状态, 因为感觉一定是有意识的; 最后, 情感不同于感觉、神经运动或身体反应。

当代哲学家反对实证主义的情感论代之以有意向的或认知的理解, 把情感定义为与意向性和判断相联, 是自身的思维或判断决定其情感, 而不是身体的反应决定情感。这一定义扩展了情感的范围、种类和其微妙性, 但这些对情感的解释似乎仍然使理智高于情感, 支持了思维优越于身体的传统西方认识论。

2. 情感作为社会建构

情感是我们对环境不自觉的个体反应, 具有私人性。正是情感的这种无意识性和私人性特征常常被认定是前社会的、本能的反应, 这是完全错误的。成熟的人类情感既非本能的, 亦非生物决定的, 相反, 是社会建构的。最明显的是孩子被有意地教育对特定环境应作出特定的情感反应, 而这一反应是由文化所限定的, 而孩子也慢慢学会了恰当表达情感的方式。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 情感一直被认为对知识具有潜在破坏性, 理性一直被认为是获得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能力。而理性总是与情感相对立, 并与男性相联, 情感与女性相联。尽

【收稿日期】 2003 - 08 - 28

【作者简介】 董美珍(1971 -), 女, 山西右玉人, 复旦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

管没有理由设想女性的思想与行动比男性更受情感的影响,但是理性的男人、感性的女人的陈规模式仍然盛行于社会,因为这一印象被不加批评从日常男女的表现中得到了肯定,这源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允许女性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自由表达自己情感的男人被认为有悖男性的理想模式。由此,情感存在着复杂的语言和其他社会前提条件,我们所经历的情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形式。情感的社会建构还表现为情感的可选择性。我们常常把情感理解为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情感,情感总是以多种方式积极地投身于对世界的构建。

3. 情感与价值

情感与价值紧密相关。罗素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各自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3]的确,许多评价的术语直接来自情感的表达,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情感反应,很难想象我们会给予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高的评价。价值预设了情感,情感为价值提供了经验的偏见。每一种情感都预设了对事情某些方面的评价,相反地,每一个评价都暗示了一种可预测的情感反应。

正如观察指导、形成和部分地限定情感,情感也指导、形成和部分地限定观察。观察不仅仅是被动的吸取印象或记录刺激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主动选择和解释的过程。选择什么、如何解释都会受情感态度的影响。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自然王国与价值王国相分离:自然被重新定义为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价值属于人类情感的偏好和反应,这种分离意味着理性的洞见必须不受价值的污染。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提倡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是能够证实的,而价值和情感由于其可变性、异质性被排除于科学知识之外。艾耶尔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种,一种是经验命题即事实陈述,一种是形式命题即逻辑分析陈述,除此之外的一切命题包括价值判断,“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表达。”^[4]随着现代科学的空前发展,理性的方法论意义逐渐凸现,理性被用来作为中介工具确保知识的客观性,不参与价值判断,不受人的态度和偏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作是衡量知识客观和普遍有效的标准,而对情感的理解更强调它是强加于个体身上的一种激情,一种使女性受苦的东西。

当代知识论打破了过去理论与观察、分析与综合,甚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严格区分,然而,对知识与情感很少提出挑战,女性主义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称得上是弥补了空白。

二 不带情感观察的秘密

虽然西方认识论没有给予情感像理性一样的优势地位,但它总无法将情感彻底排除于理性王国之外。经验论创始人培根指出:“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灌输在里面。”^[5]情感促使我们合意地行动。无法想象没有情感,人类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然而,科学总是鼓励人们控制或压制情感,结果导致研究者对自己情感状态麻木。尤其是实证主义对情感的理解导致不带情感的观察看似有理,

但是对情感缺乏意识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存在,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对人们的观察、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实证主义传统通常认为情感会扭曲和阻碍观察知识的形成。当然,不好的情感会对观察产生坏的影响,然而,实证主义认识论也意识到情感在知识构建中的作用并非完全是有害的,情感可能会对知识产生有价值的贡献。但实证主义只允许情感在观察假设中起作用,因为所谓的逻辑发现不限制观察者提出假设所用的方法。但当假设被检验时,就提出要有严格的逻辑标准,核心是可重复性,消除个体观察者在观察中个人情感和价值偏见。科学结论的客观性正是由于没有受个体观察者主观价值和情感的污染。如果是这样,那么实证主义对发现和辩护的区分是行不通的。女性主义论证了它没有确实消除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内在于被认为值得观察证明的问题中、内在于被认为值得检验的假设中、内在于被认为值得接受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中。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不论是17世纪的原子物理学还是19世纪自然选择理论都为主流社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当代科学界不带情感的观察仍然是主流思想,有必要发现一些例子更好地支持某种情感在认识论和道德意义上更具有优势。诺贝尔奖得主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她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但这一重大发现却因长期不为科学共同体理解而被忽视。主要由于她的研究方法是:“对有机体进行感觉”,她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心去“倾听”材料的说话,最主要是对有机体的情感,“我曾研究了那么多玉米植物,以致当我一看到那东西我就能立即对它们作出解释”。正是这种情感扩展了她的想象力,“凡是你能够想象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以致于“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都感到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我尖叫。”^[6]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推理是不足以说明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及其奥秘的,正是这种情感、直觉,成为她揭示玉米本质的一把钥匙。也正是她对情感的强调似乎有悖于标准的科学方法。直到7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转座基因的重新发现,她的研究成果才得到科学界的认可。经过30多年漫长的等待后最终在她81岁高龄时独自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凯勒(Evellyn Fox Keller)描述麦克林托克与其研究对象玉米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爱”,麦克林托克所用的语言都是一系列充满感情的词语。她信任自己的直觉,总是通过对材料的密切关注、观察和欣赏的方式来工作,靠女性特有的直觉、洞见来把握对象本质。她的科研风格不仅是对过去科学对情感的排斥的有力挑战,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她创造了认识、情感的财富,重新确立了科学的内涵,融入了认知与情感的内容。

实证主义把价值与情感看作是外来侵略者,必须用严格科学方法来排除。由此,科学方法无法与价值和情感相融。而且这种不相容似乎成为所有科学知识和概念的一个必要特征。因此,女性主义提出有必要重新思考知识与情感的关系,建立一种表现二者相互构成而非对抗的概念模式。情感

和价值不仅不排斥获得可靠知识的可能性,而且成为可靠知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许不带情感观察认识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这一梦想或神话对西方认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像所有的神话一样,它扮演着一种实现某种社会和政治功能的意识形式。^[7]

三 情感和女性主义理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发现,破解不带情感观察的神话有助于为那些沉默的群体,尤其是女性辩护,因为女性在文化上被定义为富有情感、更多主观偏见、非理性等。

尽管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过相似的情感,采取相似的措施。但是所有把“人”一般化或普遍化的说法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条公理。因为社会分类是如此普遍深入,尤其是种族、阶级、性别的划分,以致于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声称谈论普遍的人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谈话遮掩了如下事实:即没有任何人不是由种族、阶级和性别构成的纯粹的人,它构成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甚至情感也不例外。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西方传统并非把所有人都看作在感情上是平等的,相反,理性总是被看作与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占主宰地位的群体成员相联,情感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成员相联。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不带情感观察这一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它的作用明显是用来支持占主宰地位认识群体的权威,而这一群体主要由男性构成。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不带情感观察的理想本身是一个男性主义的神话,这一神话同样强化了独立于人类兴趣、欲望的纯粹真理和客观性的神话概念,通过这种方式掩饰了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政治的不可分。^[8]而处于从属群体的女性越强烈表达她们的观察和主张越被认为过分情绪化,难以获得认可。

社会的情感霸权并非构成情感的全部。我们已经看到,成熟的情感既非本能的,亦非生物决定的,如人类的其他事情一样,情感也是社会建构的,是历史的产品,带有社会建构的烙印,就在我们情感使用的语言中,对骄傲、窘迫、怨恨或轻视等最基本的定义中就包含有文化的标准和期望。例如,当我们被误解而生气时,是由于违背一些社会标准而受到伤害。由此,我们在学习情感语言的过程中就吸收了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这些标准和价值成为我们情感构成的基础。理论调查总是携带目的,观察总有选择。女性主义情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传统不同的观察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些已接受事实的构建方式是错误的,是以一种遮掩了处于从属地位人群的现实,特别是女性的现实而建构的。

另外,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并非所有不合法的情感都是女性主义的情感,只有和女性主义价值观念相融的情感才是女性主义的情感。传统不期望的或不合法的情感可能出现在我们意识认可之前,只有当我们反思最初的困惑、厌恶、愤怒或恐惧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处于一种受压迫的情景,“一种由疼痛、外伤、激情和愤怒决定的方向。”^[9]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哪些不合法情感应被认可或鼓励,哪些应被反对呢?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一些情感反

应比另一些更恰当?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认为一种情感如果能使人类社会繁荣,或者有助于建立这样的社会时就是合适的情感。例如,当我们能够发展或施展我们的创造力感到高兴就是合适的情感;对否定人类创造和自由的情境感到愤怒也是合适的情感;同样,因这些能力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也是合适的。^[10]当然现实是复杂的,女性主义理论立场的宗旨是提供一个更少偏见和扭曲、更公正的视角。

四 结论

女性主义所给出的情感在知识构成中的关键作用与实证主义的概念相对照,前者给出了强调情感是人类复杂的活动过程中一个概念抽象,涉及行为、感觉和评价,同时展示了西方文化予以分离的情感/理性、评价/知觉、观察/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了一个非等级的、反基础主义的模式。情感在构建理论中不比观察、推理或行动更基本,也不比它们更次要。它们各自反映了人类的认识感官,构成人类认知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的发展都是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对情感的重视并不是宣扬一种本质主义的“女性气质”。它为我们提供了承认情感认识潜力的一些重要启示,为全面理解感情构成提供了必要性洞见。接受知识与情感不可分,或者说可靠的知识不可缺少适宜的情感,并不意味着过去所设想的不带情感的观察被一种不加批评的情感所代替,也不意味着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成员的情感反应是无需质疑的。尽管情感是认识所不可缺少的,但它并非是认识论上无可辩驳的。像我们的感官一样,情感也会误导。因为情感不是对毫无疑问的情景的前社会的心理反映,它可能是不诚实的、不准确的或带有偏见的。接受知识不可缺少适宜的情感只意味着不和谐的情感也应该引起重视,而不是采取谴责、忽视或压抑的态度。

这一认识论与我们对世界、对人的理解相互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情感反应随着我们对世界的不同概念而变化,而我们情感的变化又会刺激我们产生新的洞见。恰似适宜的情感有助于知识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也有助于适宜情感的发展。例如,女性主义理论强有力的洞见常常会刺激产生一种新的情感。科学界女性薪水普遍低于男性,女性情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新的情感可能反过来刺激女性主义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而这一切可能会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新的方向。如此,情感与理论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的反馈的循环机制,互相增进、不可分离。

最后,认识情感在知识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扩大我们对女性声称的认识论优势的理解,可以看到女性主义颠覆性的力量正是来自女性叛逆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对女性从属地位正当的情感反应。我们相信女性这种叛逆的情感,部分原因来自于传统女性养育的责任,包括情感的养育,要求女性发展一种特殊的才智,能够确认隐藏的情感、理解那些情感的起源。这种情感的才智给予女性一种特殊优势去理解机械主义的统治和构想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下转第28页)

的和共同的东西。^[24]目前,复杂性研究中的语言混乱现象是明显的,由于复杂性的语义混乱,同一个词“复杂性”,其意义却大相径庭。同时,还要归纳复杂性的本质特征、共同性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造成虚假的哲学问题。哲学的任务在于语义明晰,在于批判地考察问题,在于不断地澄清问题,而不是要制造虚假问题。

维特根斯坦认为追求定义和共同本质就会产生哲学问题,语义的明晰在于语言的运用。^[25]我们前面考察了“复杂性”的语义,并分析了一些引起语义混乱的原因。但我们并不是说复杂性研究没有意义,而是要注意“复杂性”语义的明晰,避免无谓争论。

【参 考 文 献】

- [1][4]约翰·霍根. 孙雍君等译. 科学的终结[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329、292.
- [2]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陈玲译.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3]Cowan, G., D. Pines, and D. Meltzer, eds., Complexity: Metaphors, Models, and Reality, SFI Studies i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Proc. Vol. XIX, Addison - Wesley, 1994, pp. 497 - 513.
- [5][6]E. N. 洛伦兹. 刘式达等译. 混沌的本质[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 156、158.
- [7]尼科里斯,普利高津. 罗久里等译. 探索复杂性[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 83.
- [8][9][10]M. 盖尔曼. 杨建邺等译. 夸克与美洲豹[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34、36、49.

- [11]郝伯林. 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J]. 科学. 1998 (3):8.
- [12][13]弗里德里希·克拉默. 柯志阳等译. 混沌与秩序——生物系统的复杂结构[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285、286.
- [14]许国志主编. 系统科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299.
- [15][16]赫伯特·A·西蒙. 武夷山译. 人工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97、167.
- [17]颜泽贤等主编. 复杂系统演化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0.
- [18]Heylighen, Francis, Johan Bollen and Alexander Riegler, eds.,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 7.
- [19][20]Flood, R. L., Carson, E. R., Dealing with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ystems Scien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8, p. 20, p. 25.
- [21]Stein, D., ed., Lectures i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SFI Studies i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Addison - Wesley Longman, 1989, p. xiii.
- [22][23]苗东升. 论复杂性[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6): 88、90.
- [24][25]维特根斯坦. 李步楼译. 哲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6]Weaver, Warren, "Science and Complexity", Scientist, 1948, 36(4): pp. 536 - 544.

(责任编辑 成素梅)

(上接第 18 页)

【参 考 文 献】

- [1]斯宾诺莎著. 贺麟译. 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103.
- [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 许良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79.
- [3]B·罗素. 宗教与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3.
- [4]J·A·艾耶尔. 语言、真理与逻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06.
- [5]16 - 18 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16.
- [6]伊夫林·凯勒著. 赵台安,赵振尧译. 情有独钟[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7. 216、219.

- [7]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Hintikka.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Reidel.
- [8]Morwnna Griffiths and Margaret Whitford,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 [9]Griffin, Susan. Rape: The Power of Consciousness.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9. 31.
- [10]Jaggar Alison M.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chap. 1983. 11.
- [11]Elizabeth D. Harvey and Kathleen Okruhlik edited, Women and Reas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袁 瑛)